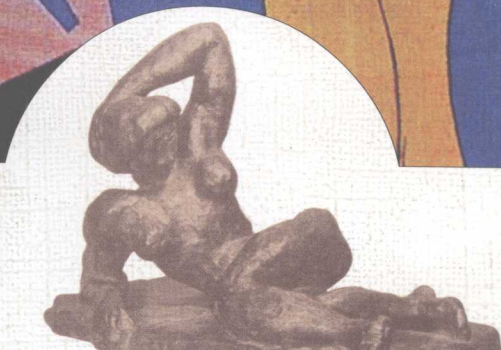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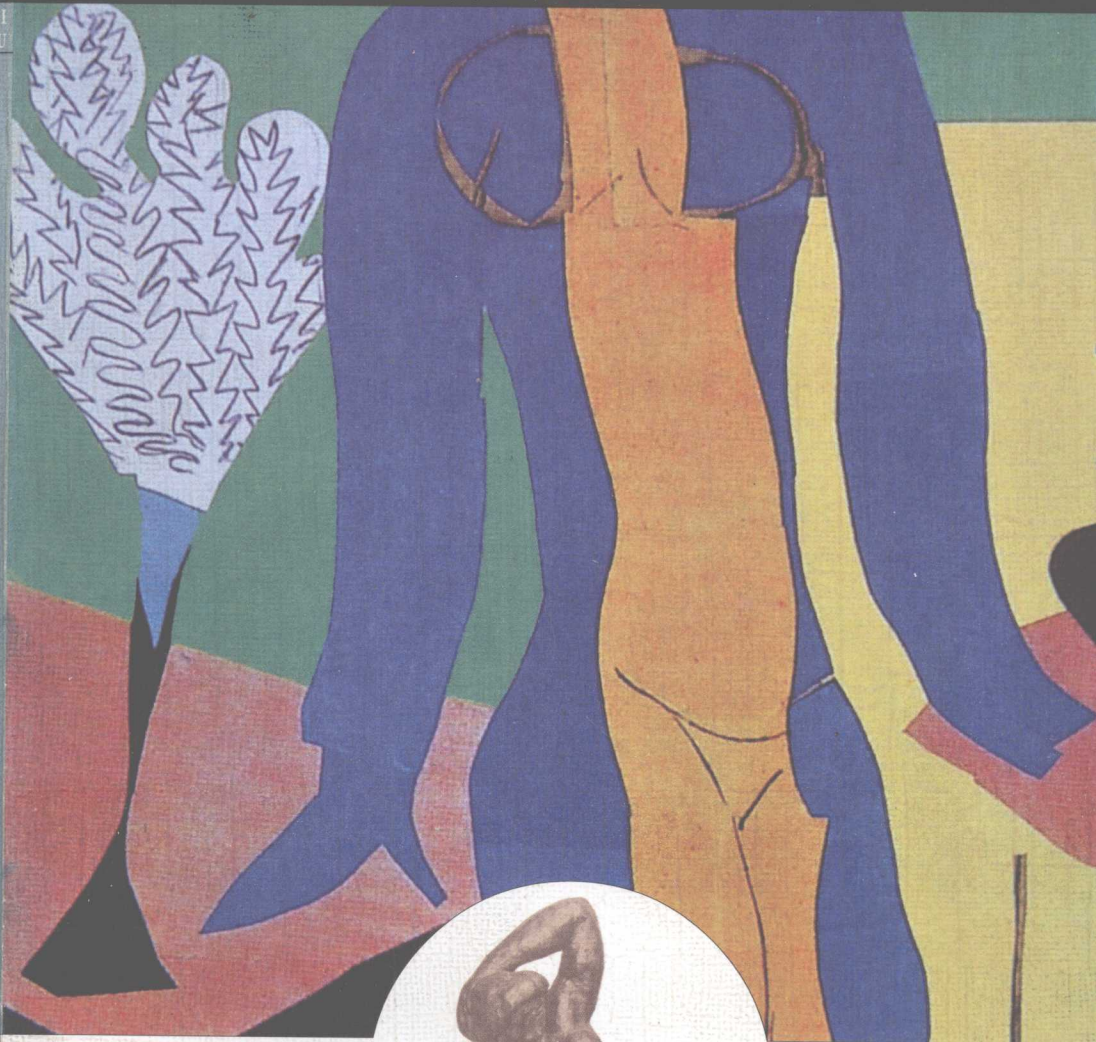


马蒂斯论艺术

[美] 杰克·德·弗拉姆 编 欧阳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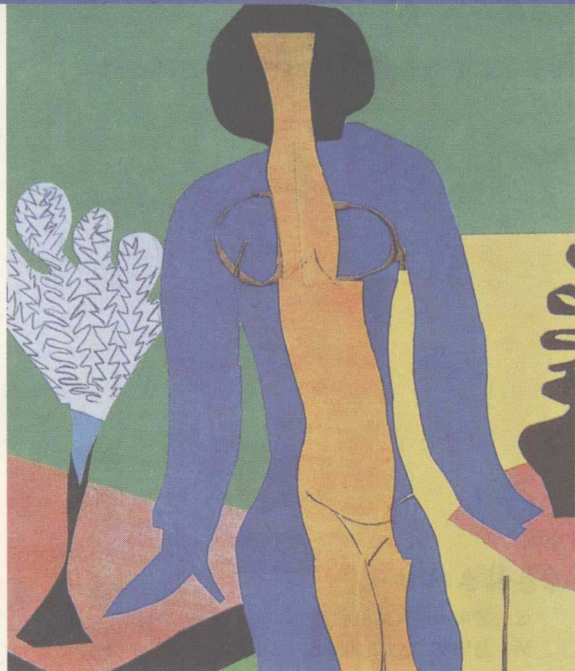
山东画报出版社

J0
F594:1

J0
F594:1

马蒂斯论艺术

[美] 杰克·德·弗拉姆 编 欧阳英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蒂斯论艺术/ (美) 杰克·德·弗拉姆编; 欧阳英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3
ISBN 7-80603-747-0

I. 马... II. ①杰... ②欧... III. 马蒂斯, H. (1869
~ 1954) - 艺术理论 IV. 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405 号

责任编辑 蔡立国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12 毫米

9.5 印张 37 幅图 22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蔡立国
装帧设计

与马蒂斯结缘(代序)

中国有过一段深受苏联影响的岁月。我学油画时，中苏关系已过了蜜月期，但俄罗斯画家及苏联教学体系的影响仍在。能见到的外国画册，绝大多数是苏联版的，这些画册介绍的基本上是那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富于人民性的”艺术家。相当一段时间内，从文艺复兴三杰到19世纪写实主义画家那种以“再现”、“模仿”为基础的绘画一直是西方绘画惟一的经典。连印象主义绘画都受到排斥，何况20世纪现代主义绘画呢？但在这种严格受控的艺术视野里，偶尔也会闪现个别异样的新鲜景观……

文革前不久，在王府井外文书店，从众多进口画册堆中，一位朋友发现了一册价格不菲而印刷精美的画册（好像是民主德国版的），他便当即买下。我赶到他家中欣赏这本画册，看到一些从没见过的现代主义作品，如莫蒂里阿尼的《少女像》、马蒂斯的《蓝色窗》。后者美妙的色彩、简练的画法，令我目瞪口呆，竟然还有这样的绘画！怀着兴奋的心情，我照着这幅印刷品，在油画布上临摹它。这是我学画过程中临摹过的有限的作品之一。从此，马蒂斯成为一个令我难忘却的名字。但此后十多年间，我只在一本偶尔碰到的外文旧杂志中，见过他的一

些豆腐块大小的作品彩图，印得很差，可它们仍然让我欣喜若狂。

文革过后，我有幸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成为首届美术史论研究生，师从钱景长先生和严摩罕先生，研习外国美术。回忆起来，那真是段美好的岁月。与那样一批胸怀理想的同学朝夕相处，在西子湖畔谈艺论道的日子还会有吗？“No more—Oh, never more!”

在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里，有一大批令全国美术院校师生羡慕的新版西方画册，其中包括马蒂斯画集。在欣赏到马蒂斯大量作品之后，我也读到马蒂斯论艺术的著作及别人评述他的著作。于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锁定在这位艺术家身上。在当时，研究马蒂斯，肯定他的艺术成就，应当说还要冒风险，因为马蒂斯多年来在国内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术代表人物”，是批判的对象。具体指导我的钱景长先生非常开明，他同意我写马蒂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切都算顺利，但临近答辩时，文艺界风向似乎有了变化，某些人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认为我的论文得修改，但我不想改，钱先生也没要我改。结果，仅在结尾处加了一两句当时流行的套话，就原封交了上去。在答辩会上，有人说我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右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说归说，并没影响我留校任教。

这篇论文流传到校外，也有人称赞，但我不满意它。后来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计划出研究生论文集时，出于“悔少作”的心情，我拒绝了责任编辑。我记得，在那本《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论文集》中，除了我，似乎还缺个别同学的论文，不知原因是否与我的一样。在欣赏这篇论文的人中，包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他们约我撰写“世界美术家画库”《马蒂斯》中的介绍文字。这篇论文的一些内容自然而然地移入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中了。

与马蒂斯的缘分并未就此终止。

同学范景中主编院刊《美术译丛》，想介绍一些马蒂斯谈艺的文章，我应邀为《美术译丛》译了几篇马蒂斯的短文。这大约是国内最早译介的马蒂斯的著作。

由于经常参加油画系毕业生答辩，跟油画系同学交往多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喜欢马蒂斯，其中一位与河南美术出版社关系不错的学生很热心，代我与该社谈妥了翻译出版《马蒂斯论艺术》的事宜。能让马蒂斯“本人”用“汉语”更广泛地“谈话”，当然比自己撰文介绍他更有价值，于是我欣然动笔。《马蒂斯论艺术》中译本问世后，陆续有相识不相识的人索要该书，看来它对这些读者还有用。但捧着该书，看到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造成的一些错误，我就脸红心跳，真希望能马上修订。

一年后，拖延了几年的公派赴法留学终于实现，我满怀喜悦来到巴黎，进入巴黎第一大学研究法国美术史。在巴黎，亲眼目睹了马蒂斯的原作。迄今我还记得，在蓬皮杜中心面对马蒂斯巨幅剪纸《蓝色裸女》前的激动心情。在艺术之都忙忙碌碌的日子，使我渐渐淡忘了《马蒂斯论艺术》中译本带给我的苦恼。

从巴黎返回杭州，仍然在母校从事西方美术史教学工作，每年都会在不同场合谈到现代主义美术，自然总少不了谈马蒂斯。一些知道我喜欢马蒂斯的同学，也从国外给我寄些相关的资料。这一切带给我的是愉快。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笔汇款，接着就看到了再版的《马蒂斯论艺术》。我后悔万分，为什么不早些跟出版社说，再版时要提前告诉我一声，让我把不足之处改一下呢？这下可好，一万册的再版数，几乎断绝了修订的机会。我知道它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有的教师还指定学生读它，可我还是很久不能释怀，感到对不起马蒂斯和读者。

进入新世纪，我再度意外地被“拉回”到马蒂斯身边。或许上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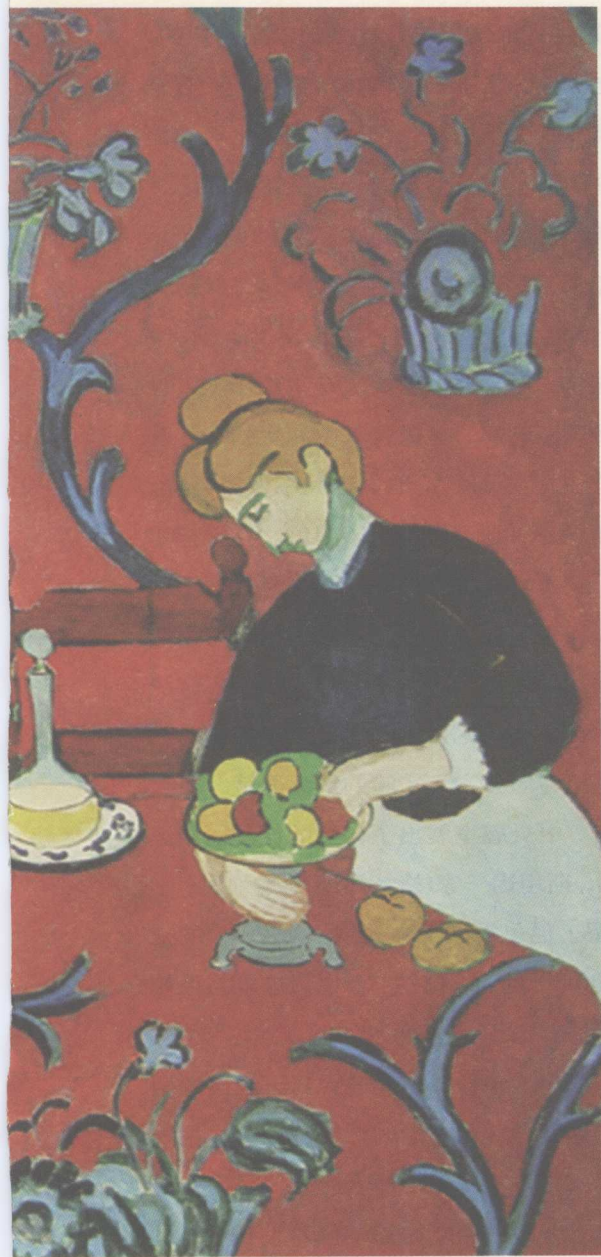
明鉴,想助我还愿。素无交往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突然跟我联系,提出由该社重印《马蒂斯论艺术》。我喜出望外,终于有机会改正不如意之处了!在临近期末的繁忙中,参照前几年得到的法文版本,我对译文做了润饰,此外还校正了排印的错误,撰写了这篇追忆文章。

回顾著译生涯,那种从研究生论文开始的后悔之情,如影随形,伴着每篇文每本书出现,令我永无安宁。此次是否能有改变?但愿新版的《马蒂斯论艺术》在让更多爱艺人聆听这位现代主义美术经典人物富于启示的话语并获得教益和快乐的同时,也让我少一些脸红心跳。

马蒂斯传略

亨利·爱弥尔·伯诺瓦·马蒂斯1869年12月31日生于勒卡透(北方地区)。在圣昆丹中学读完书后,他到巴黎呆了一年,准备应付法律考试,1888年8月他通过了考试。这个时期,马蒂斯似乎对艺术或绘画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他在巴黎之际,甚至没有参观过罗浮宫。1890年间,他突然得了阑尾炎,病后他开始用一盒供他在恢复期间消磨光阴的颜色临摹彩色画片。他大约是从一篇流行的、相当枯燥的论文中获得关于绘画的最初观念的,这篇论文是古皮尔写的。渐渐他对美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终于决定到昆丹-拉图尔学校进行更深入的学习。1892年,他放弃法律,来到巴黎,在巴黎他在布格罗^[1]和弗里埃尔^[2]门下学习过一阵子。在投考美术学院失败之后,他成功地进入了居斯塔夫·莫罗^[3]的工作室,在那儿他一呆就是五年。那时在莫罗工作室里的其他学生中有鲁奥^[4]、埃旺布尔^[5]、卡莫安^[6]、芒甘^[7]和里纳列。这时,马蒂斯也开始在罗浮宫临摹一系列作品,并在1896年参加了民族美术协会沙龙的展览,他卖掉了两幅油画,其中一幅被政府收购。1896年夏天,他到布列塔尼旅行并同爱弥尔·威利^[8]一起在户外作画。在1897年间,他完成了《餐桌》,这件作品展出于同





年的国立沙龙中。尽管这件作品是用相当保守的印象主义风格画成的，但仍然不被那些一直反对印象主义的学院保守派接受。那个夏天，在美丽岛，他结识了约翰·罗素，罗素向他介绍了印象主义者和凡高^[9]的作品。1898年1月，马蒂斯结婚了，在毕沙罗^[10]的建议下，马蒂斯夫妇到伦敦去度蜜月，在那里，他特地研究了透纳^[11]的绘画。接着就是到科西嘉岛和法国南方旅行写生，在这里，他主要是直接照着自然画风景，偶尔也画一些室内景，如《阿雅克修的房屋》之类的作品。1899年初，马蒂斯回到了巴黎，最后一次参加民族沙龙展览并终于离开了美术学院，这时柯尔孟^[12]已接替了在1898年故世的居斯塔夫·莫罗美术学院里的职位。在同一年，他从盎布华兹·沃拉尔^[13]

红色的和谐 1908年

手中买下了塞尚的《三浴女》，这件作品的价格几乎是他难于负担的，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他经济上极为困难，但是他一直把《三浴女》保留到1936年。这幅油画对他的思想和事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一年马蒂斯也得到了罗丹创作的一尊胸像、高更^[14]画的一幅油画和凡高的一件素描作品。高更画的这幅《男孩头像》是他用自己的一幅油画交换的。这时，马蒂斯也开始在晚间学习做雕塑。

1900年，马蒂斯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他找了个活儿，为1900年万国博览会在大王宫做彩绘装饰，后来他经常提起这次经历。20世纪最初的岁月，对马蒂斯来说是黑暗的岁月，极度贫困和疾病是它的标志。为此他被迫同自己的两个儿子分离，把他们送到亲戚家寄养。1903年，他在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两幅油画。1904年6月间，在沃拉尔画廊举办了首次个人展览，罗杰·马克斯^[15]为展品目录写了序言。当年夏天，他同西涅克^[16]和罗斯^[17]一起在圣特罗配用新印象主义手法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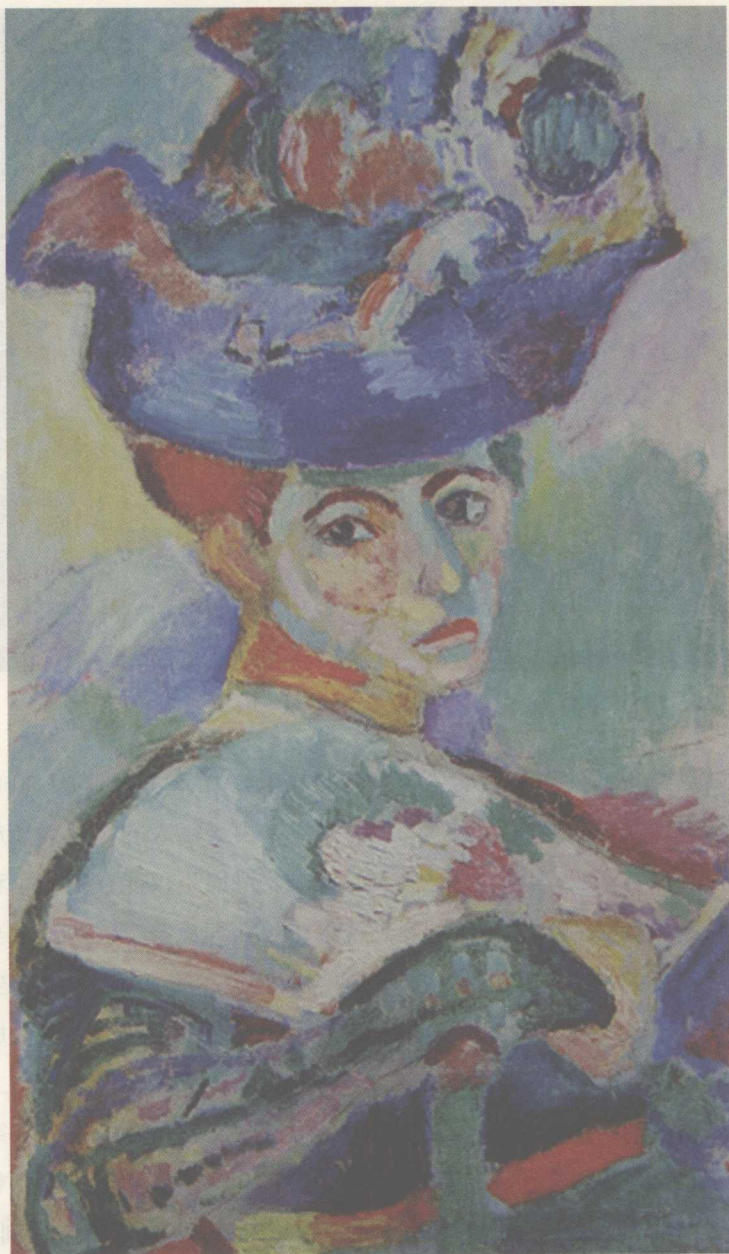
1905年，马蒂斯在独立美术家沙龙里展出了《华美、宁静与快乐》，从不少方面看这件油画作品都是他新印象主义实验的最高成就。同年，马蒂斯也在秋季沙龙“野兽派馆”中央展室展出了自己的作品。从这一年起，公众开始购买他的作品，斯坦因一家(格特露德^[18]、列奥、米凯尔和萨拉)首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他也得到了马赛尔·桑巴^[19]的支持。马蒂斯在柯里屋尔度过了1905年夏天，德兰^[20]也到这里与他相聚。这时，他同马约尔^[21]成了朋友，参观了马约尔的朋友达尼埃尔·蒙弗雷德监管的高更南海绘画藏品。这年秋天，人们看到了展出的两件马蒂斯最重要的野兽派作品，这就是《戴帽子的妇人》和《绿色线条的肖像》。1905年10月，尽管反对《戴帽子的妇人》的喧嚣仍在沸沸扬扬地进行着，马蒂斯就开始创作《生活的幸福》，阿尔伯特·巴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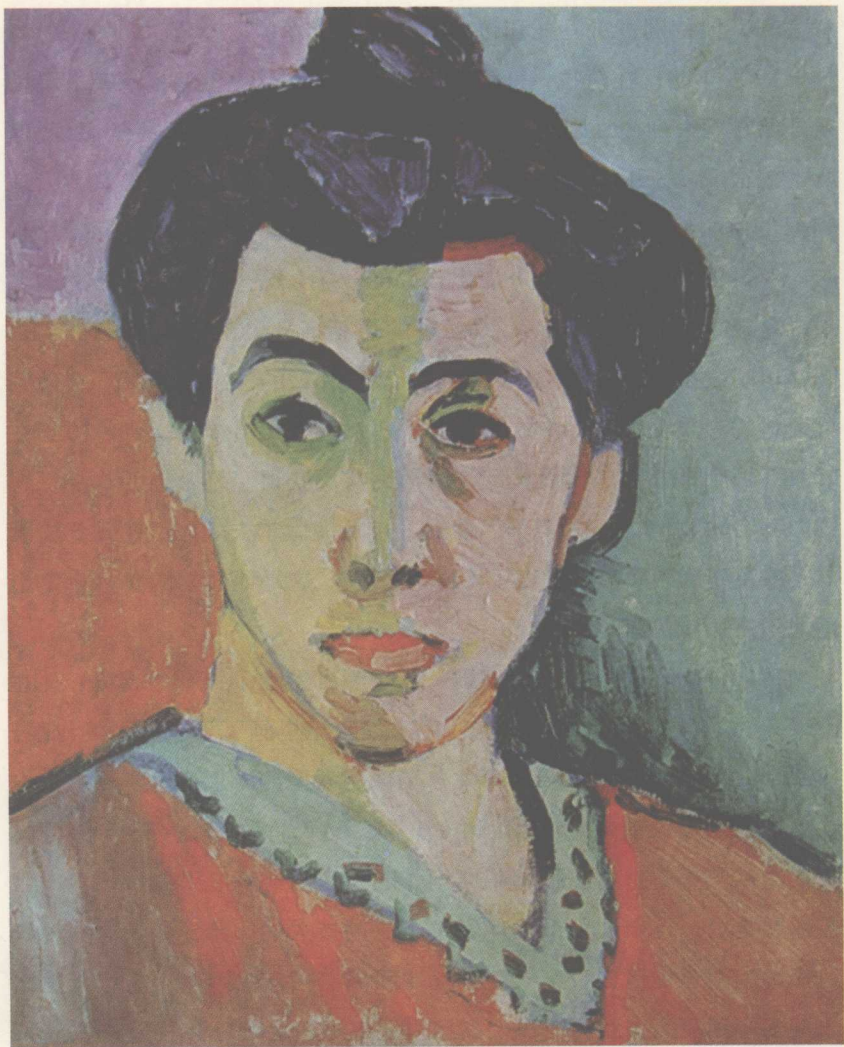


华美，宁静与快乐 1904—1905年

斯后来把这件作品改名为《生活的欢乐》。在1906年3月20日独立美
术家沙龙开幕之前，这幅油画完成了，由于巨大的尺寸和光辉耀目的
色彩，它轰动一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憎恨不仅能在批评家和学院派
画家之间感到，甚至也扩展到了保尔·西涅克身上。西涅克当时是独
立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恨马蒂斯否定了新印象主义。《生活的幸
福》以其主题、构图、表现手法，尤其是诸种风格的混合，成了马蒂
斯一件主要的早期作品，“一个勇敢的光辉行动，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个
最杰出的纪念碑……”这一年，在德鲁埃画廊马蒂斯举行了第二次个
人展览，并到毕斯克拉旅行，接着就在1907年画了《蓝色裸体》。1907
年，马蒂斯从自己的野兽派环境中撤了出来，夏天他到意大利旅行，在

戴帽子的
妇人
19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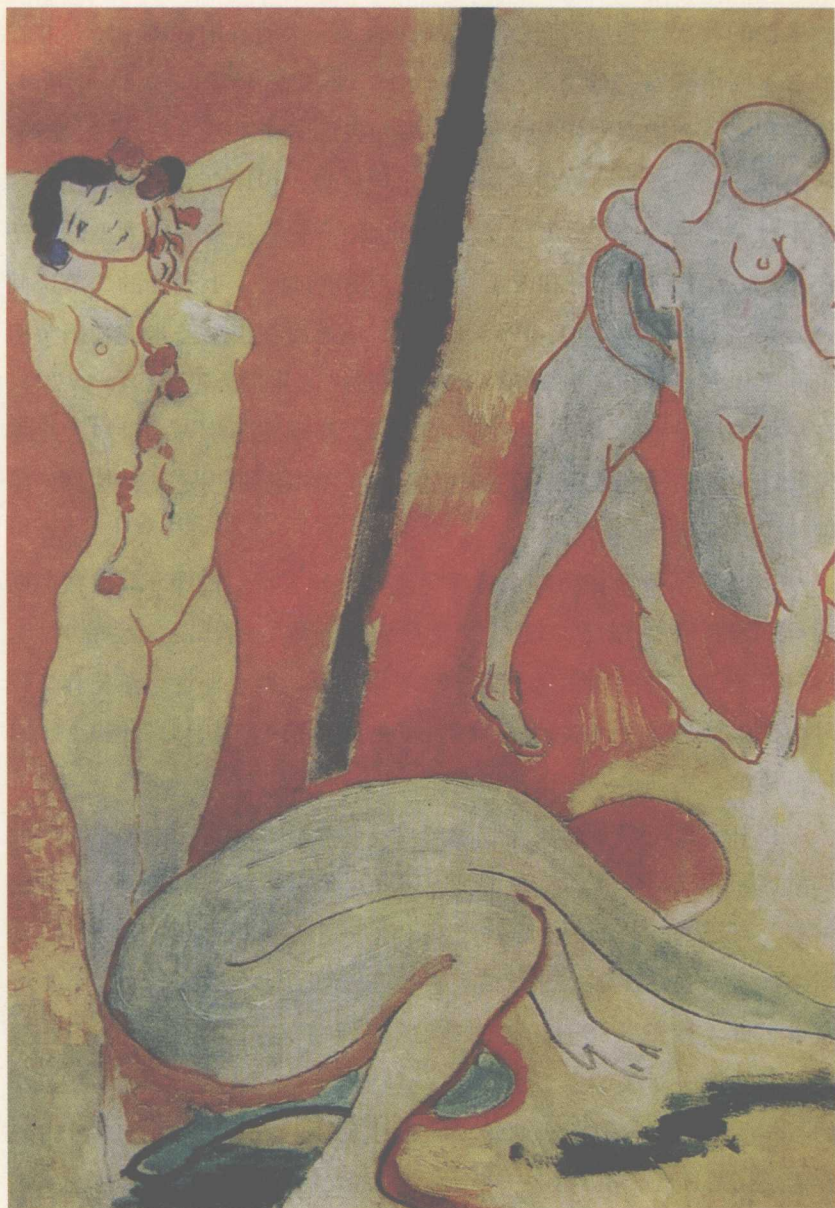


绿线条（马蒂斯夫人像） 1905年

意大利，他特别赞赏乔托和锡耶纳朴素派艺术家。

1908年初，在萨拉·斯坦因和汉斯·普尔曼^[22]的提议下，马蒂斯开始在塞夫列街瓦则修道院(群鸟修道院)中的画室里教授绘画课。这所学校很成功，由于报名的人增多了，马蒂斯把学校迁到伤残者大道33号的圣心修道院，他也住到了那里。这所学校于1911年关闭。由于这一年是他首次在法国以外展出作品的一年，这一年对马蒂斯的声名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一月，马蒂斯的作品第一次在伦敦新画廊展出。同年再晚一些时候，他相继在美国斯蒂格利兹的“291”画廊、在俄国莫斯科的金羊毛沙龙、在柏林的卡西列尔画廊展出作品。从1910年在“291”画廊举办前一次展览起，博物馆首次获得了马蒂斯的作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的妻子、乔治·布鲁梅撒尔夫人购买了他3幅素描。1908年底，马蒂斯发表了《画家笔记》，这是他最初的并且肯定也是他最有影响的理论著作。

1910年，马蒂斯与伯恩海姆-热奈画廊签定了第一份合同，并在伊须-雷-穆里诺租了所住宅，后来他在这里画了不少重要的作品。1909年，伯恩海姆-热奈画廊举办了他的大型回顾展。秋季沙龙里也展出了他两幅大油画《舞蹈》和《音乐》，这两件作品是头一年俄国收藏家谢尔盖·史楚金委托马蒂斯创作的。他也到慕尼黑去参观伊斯兰艺术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给他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冬天，他动身到安达卢西亚地区去，下一年初他才回到法国，在伊须-雷-穆里诺一直工作到夏天，然后他再次到柯里屋尔旅行。1911年他开始发展某种复杂而又极为丰富的空间和形的语汇。秋天，应他的艺术的倡导者兼顾客谢尔盖·史楚金之邀，他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研究了圣像画，对俄罗斯的异国情调怀有相当深刻的印象。1911年冬初，马蒂斯动身到丹吉尔，次年春天他才从那里归来，1912年3月，在纽约“291”画



生活的欢乐 1905—1906年